

革命先烈傳記

# 趙 聲 傳



中央黨 中 料 編 纂 委 員 會 編 印

# 目次

插圖

封面 趙聲遺像

趙聲遺墨

- 一 幼年特性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游學和立志革命……………一
- 三 北極閣演說的壯舉……………三
- 四 服務新軍時革命運動……………四
- 五 參與革命各役……………七
- 六 逝世和身後遺念……………一七



趙 聲 遺 墨

# 趙聲傳

## 一 幼年特性

趙聲，字伯先，別號雄愁子，因是宋王室之後，亡命時，曾易姓名曰宋王孫，江蘇丹徒人。父蓉會先生，字鏡芙，是邑中諸生，以理學聞名，行止端正，兩次入鄉闈不第，遂絕意功名，退隱講學，門弟子受他薰陶而發名成業的甚衆。生子三人，長卽聲，次念伯，再次光。聲幼時就聰慧異常，加以家學淵源，八歲就能作文，一時都目爲神童。九歲應童子試，文章應列首名，但因作字縱橫溢格，失去冠軍。然他的書法，正自有異稟，後來頗負書名。此外又善作詩，興之所至，便信手揮成，毫不修飾。因是真情所寄，聲調多悲激動人。然詩與書亦不常爲，所以得到的人，都視作珍品。他於文事之外，又擅神力，疾惡如仇，見義勇爲。十四歲時，有惡吏枉捕市人入獄，市人母哭訴於蓉會先生。蓉會先生尙在躊躇，聲已奔入獄中，破囚械挾人出。一時邑人都驚，惡吏亦無可如何。十七歲入邑庠，有向他道喜的，他却說：「大丈夫當爲國宣力，區區一秀才，何足言。」其後舉拔萃科，才名更甚。然他的志向，固不在科第，不久便往南京投考學校。

## 二 游學和立志革命

聲至南京，心想爲國建樹，必從武備下手，就投考江南陸師學堂，不料被黜。正自無聊，準備歸去，有觀察某，聞名聘他去任西席，他因居留都會，可以擴張見聞，就應其聘。那知觀察頭腦頑舊，聆了他的言論，常常搖舌搖頭，因之賓主不投，而弟子又不好學，任教三月，就辭職去投考水師學堂，竟以第一名錄取。入校後，因才學出衆，深受同學愛戴。正值校中章程不良，衆皆要求更改，他便被推爲代表，向當局力爭。因性情忼爽，言語侵犯監督，雙方都動了憤怒，他就自請退學。然其才名，就由此洋溢於學界了！他退學後，雖居妙兒山僧寺，閉戶讀書，可是學界中間名來結交的，終日不絕。有陸師學堂學生某，偶然將課藝文請他捉刀，爲監督俞明震窺出，經詳細詰問，吐出實情，大爲稱賞。便將其文張布於課堂，召聲往見。見後深爲器重，特許他入校肄業，於是他的素願得償。欣幸之下，便刻苦於學業，課餘則和同學抵掌論時事。那時歐風美雨，已隨革命潮流澎湃於東亞大陸，國內外有識之士，都已受自由平等學說灌輸，一致貶訐異族專制的淫毒，提倡民主政治，新論譯著，像雨後春筍勃生。他便致力鑽研，尤心折於民族民權之義。每見旨趣正大而駢詞犀利的論著，就欣然說：「這都是我胸中所欲言，不料他竟先我而發。」自此就以革命事業自任，嘗告同學說：「我輩今日刻苦求學，豈爲高官厚祿，乃預備他日手拯神州於茫茫巨浸中，使之重觀青天白日！」同學都爲感動。

畢業後，見清政更腐敗，就欲聯合同志，爲實行革命準備。可是他環顧國內士子，正伊唔咕噀，

埋頭於科舉，全不知世界與國家爲何物，他所提倡的，竟無人應和，於是居常鬱鬱。後聞國中俊良，都集中在日本，就假考察軍政的名義，東渡一游。果然同氣相求，革命士志都來訂交，他一時得了許多同志，心胸大快。然而想到革命非可徒托空言，久居異國，也非得計，就束裝回國，另尋實行革命的途徑。

### 三 北極閣演說的壯舉

聲歸國後，先從事啓發民智工作，在鄉里創閱書報社，繼又辦一小學堂。又以革命事業，須賴武力，更組一體育會，使地方青年都在其中練習體力。其他公益事情，也多有所學劃。不久應兩江師範學校之聘，任教習，於是內結員生，外聯同志，黨徒日衆。紀元前九年（清光緒二十九年，西曆一九〇三年）俄人強佔東三省，威迫清廷改訂滿洲新約，清廷無能，勢將屈從。上海商學界見國事危殆，紛紛電表示堅拒。留日學生也組織拒俄義勇隊，預備回國殺敵。時拒俄風潮，瀰漫全國。聲乃假拒俄事，召集學生大會於北極閣，登壇演說革命，慷慨陳詞，聲淚俱下，聽衆個個動容。清兩江總督聞訊，謀置之於死地，同志得訊，勸他走避，他先不允，直至勸者泣下，方才出走湖南。

到長沙後，兩湖同志聞北極閣演壯舉，都來納交，並薦他爲實業學堂史地兼體操教員。於是湖南學界，亦受他革命思想的培植。然他仍以無所發展，不能爲民族爭榮爲憾。不久聞袁世凱在北洋練新

軍，就和同志密謀說：「學堂只能造就人才，不能挽救目前危局，我本是軍人，應趁這良機，投効軍中，俾爲日後革命實力基礎。」同志都以爲然，他就北上保定，見袁世凱。世凱巨奸多智，知聲有革命思想，見時虛與委蛇，詳問履歷住址及生活所需。聲不知是計，竟以實告。世凱暗喜說：「這小子雖英俊，但涉世未深，當可入我牢籠。」於是委辦文書，月給贍家費五十金，使其下榻於署中樓上，樓下設兩守衛任監視，一切便和外界隔絕。到此，聲恍悟已入彀中，就百計設法逃往北京。到北京後，默察清廷虛實，又出榆關，觀邊塞形勢。那時皖省黨人吳樾，正在京師窺伺機緣，謀殺當道。聞聲由榆歸京，便專去訪候，兩人相見，互傾肝胆，聲喜甚，對樾說：「我此行遇君，誠爲不虛！」就訂心交而別。聲南歸後，接樾書，中有「某爲其易，君爲其難」語，聲閱後，大爲感動，寫詩數首報樾。樾接詩後，反覆誦讀，竟至心酸淚下，聲詩感人之深，可見一斑。其後紀元前七年（清光緒三十一年、西曆一九〇五年）八月二十六日，樾竟以彈擲清廷所派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於前門車站，不中身死。聲得訊大哭說：「天呀，喪我良友，我誓報這深仇！」那天竟未曾進食，聲對友情的真摯，於此也可見到。

#### 四 服務新軍時的革命運動

聲南歸時，聞保定陸軍是歲舉行秋操，以爲機不可失，急投某鎮爲隊官。不料那時北方軍人思

想之錮塞，正和官僚一般無二，所以大失所望。然却因此得了秋操數月的經驗，返後對人說：「余自學陸軍以來，至此始確有心得，乃知學校中所學，不實地練習，未可盡恃。」

那時端方已去兩江總督任，同志就招他往江寧充督練公所參謀官，因策劃多中，特受當道的器重。不久便派赴北洋調查新軍編制和教練方法，返後改任教練陰謀新軍職務。當時有道員郭人漳，以新學負名，又和革命黨人黃興、張繼、陳天華、章行嚴等有交，聲深為嚮往，人漳也聞聲名，二人就結了兄弟交。不久，人漳約聲同往廣西任新軍管帶，聲除日夕灌輸士兵民族主義外，因廣西是洪秀全革命策源地，士大夫多有太平天國君臣的後裔，就借之常為論天國之得失，說：「洪王定了金陵，不乘機席卷，直搗幽燕，而乃安坐謀議，袖手待困，遂至反客為主，情勢一變，豈不可嘆！」聽衆都為咨嗟感奮。這樣過了年餘，衆心大部歸附，本想就此發動軍事，後因那時兩廣和湖南的革命運動，鬧得正烈，廣西大吏，防範特嚴，無可下手而罷。同時南京已創辦徵兵，同志都招歸去，他便對所部士卒，撫慰再三而去。

南京徵兵初創時，地方阻力甚大，應者極少。新軍統制徐紹楨，正感缺乏得力幹部，陶駿保與聲同鄉，就薦聲與紹楨，紹楨便將徵募全責交聲。他奉命後，奔走故鄉，苦口勸諭，鎮江府屬青年，大多來歸。將校中日後負盛名的，如柏文蔚、林樹慶、顧忠琛、冷遜、楊希說、林之夏、鄭爲成、倪炳章、熊成基、薛哲等，都是由聲輾轉援引而來。所以第九鎮的官兵人才特多，守紀律識大義，也為全



國陸師之冠。徵募既畢，紹楨委他任第三十三標第二營管帶。

聲自肄業陸師，就隱以匡復河山自任。畢業後，決計入軍，謀握兵權，待時而動。奔走數年，遷徙軍職好幾次，都爲期甚暫，未曾有機發動。這次到新任後，仍本一貫精神，養成兵士革命思想，設閱書報社於營中，爲兵士研究學識之需。某日假野操之名，親率隊伍出朝陽門，謁明孝陵，猝然向士兵說：「你們可知道這是大明太祖高皇帝的陵寢麼？」士兵有回知道的，也有回不知道的。他就慷慨大聲說：「高皇帝逐去胡虜，重奠漢業，功業之高，無與倫比。至聖安皇帝，又亡於胡虜，於是閩浙被陷，滇黔遭劫，吾輩亡國民，應怎樣報高皇帝於地下？」衆人聽了都大聲說：「決服從主將命令！」他大喜，從此誘導更力，不上半年，全體士兵，都有革命思想，而南京徵兵威武之名，也漸漸地揚溢出去。不久，紹楨因他有治軍大才，擢他任第三十三標統。他見事有可爲，就約同志組織一俱樂部於標本部，做聯絡聲氣討論進行的機關。當時合全鎮士和各校有志學生以及黨人可以受他指揮的，約有二萬之衆。他本慕項羽八千子弟起而滅秦壯舉，暗喜羽翼已成，只待所運動的蘇皖贛各軍成熟，便可大舉。那知規劃未就，端方重督兩江之命忽頒；同志有勸他乘端方蒞任時，即狙殺之以起義的，但他却因蘇皖各埠運動尙未成熟，南京巡防水師兵艦也不及聯絡，軍裝子彈又不敷應用，主張不可輕動。他說：「如果這樣做去，豈不是破壞了第九鎮的基本，而演一套漢人和漢人滴血的慘劇？」同志聽了，都佩服他的見解。

端方於聲在北極閣的演說，本已生恨，復任後，又聽見了他在明陵誠衆的話，更爲深忌。正值新軍在後湖神廟毀所懸曾國藩像，嘗曾爲我同種媚虜廷的罪人，並數清軍下金陵日慘無人道的罪惡，就想趁此根究，羅織大獄，對人說：「三十三標都是革命黨，可用砲轟毀它。」滿將舒清阿尤又從旁慫恿，一時同志都驚駭自危，並爲聲危。幸賴紹楨的庇右，向端方力保，而端方也憚紹楨有兵權，就褫免聲職了事。所部官兵，聞他將行，如失慈母，列隊相送，甚至泣下。他却撫慰說：「大丈夫勿作兒女態，共事之日正長，幸各自勉，勿忘我言！」說時，也不禁淚珠奪眶而出，和士兵一慟別去。

## 五 參與革命各役

### (一) 紀元前六年萍瀏之役

聲於紀元前六年（清光緒三十二年、西曆一九〇六年）夏，曾因蔡民友、孫毓筠的介紹，和中國革命同盟會會員胡毅生相契，因之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，深表服膺，允相機協助。端方重督兩江後，黨人多畏端方殺人手段毒辣，都謀乘其立足未穩，猝起發難。那時贛、湘、鄂、川都遭荒歉，人心浮動，黨人急進的就在贛省運動會黨，於十月十九日以安源礦工起事於萍鄉；瀏陽和醴陵的會黨，同起響應，幾天之內，集衆數萬，佔據三四縣。贛督電端方告急，端方遣紹楨率新軍赴援，紹楨力薦聲勇毅，請仍任爲三十三標標統，可是端方終疑不許。紹楨就任聲爲中軍官，使和倪炳章、熊成

基就道。行後，端方忽又疑悔，就再派心腹跟蹤偵察。聲未行時，已先使人報萍鄉，可是到萍時，革命軍已敗於清軍，首領蕭克昌、龔春台、蔡紹南都已身殉。聲和江南同志，雖欲相機盡力，已來不及；又加偵斥在旁，更難入手，只有暗中抱憾。這一役，在革命史上稱爲萍瀏之役，係會黨自動發難，並非奉有同盟會命令而發。當東京同盟會本部得訊後，急派孫毓筠、楊卓林等分赴蘇、皖、湘、鄂爲聲援，不料事機不密，同志有被捕的，被殺的。毓筠在端方嚴審之下，又供露黨情。端方便急調紹楨回省，嚴加防範，營弁有嫌疑的，多被撤職。聲知不能立足，就走廣東。

(二) 紀元前五十年欽廉之役

聲到廣州後，先爲督練公所籌運科提調，不久便擢升爲第二標新軍統帶。紀元前五十年（清光緒三十三年、西曆一九〇七年）春，屬欽州管轄的那黎、那彭、那思三墟人民，因苦捐稅繁重，舉代表向府吏請求減捐。不料府吏竟將代表囚禁，因之引起墟民公憤，組織萬人團和政府對抗。由豪族劉思裕爲首，率數人操械入城，破牢劫囚而去。官軍追擊，死鄉民數十人。於是鄉民團結更堅，而清吏竟指爲匪黨，飛報粵督張人駿，請發兵赴援。聲見機會到來，就向人駿自薦，率步兵一營砲四門，即日乘船赴北海。那時人漳也在粵任防軍統領，轄新練軍一營，巡防隊三營，亦請命援欽。人駿就命聲和人漳會同總兵何長清進剿。聲到目的地後，察知黨內同志，已有入抗稅兵內主持的，就一面邀胡毅生去約黃興入郭軍結人漳，一面密派代表去和思裕接洽。那知人漳原是革命動搖份子，他前當失勢憤抑之

時，雖會倡言革命，並會和黃興幾番訂盟，然其本心仍存利祿。此番身任軍職，正想立功進官，故聞聲通恩裕，便向人駿告密。聲知事敗，急諷恩裕逃走，而恩裕不理會，只得揮兵急進，企圖相機應援。無奈到時，何長清已殺恩裕，並慘屠三那，因是無能爲力。

三那自被屠後，民怨益深，便派梁建葵、梁少廷請援於同盟會越南總部。原來那時國父正和黃興在河內規畫攻粵、桂、滇三省。國父見胡毅生和建葵、少廷等先後到來，立即派員赴欽州調查實情。及知民氣可用，便派黃興往欽州佐人漳；毅生往廉州助聲；王和順入欽州腹地陸屋、三那等地，聯絡民團，預備大舉發難。人漳見興千里赴約，做賊心虛，不禁一驚，然仍假爲周旋。興性素來坦率，不疑有詐，竟盡將所謀告人漳。人漳便刻意防範，陰圖破壞。毅生與和順到聲軍後，聲囑和順改名張德興，給他軍事委員名義，並派差弁送往欽州，沿途防軍，但信爲委員張某，不知其爲革命黨人。和順到達三那，三那父老都出郊遠迎。和順便告訴他們，趙郭二部，都是革命軍隊，以前抗捐舉動，多有誤會，主屠殺的，乃是何長清部隊。現下如能高揭革命旗幟，必得響應，大事可成，並引黃胡二人在趙郭軍中爲證。衆人聽了，都大喜。於是糾集民軍約千人，槍數百桿，本擬照聲所約，先取南甯，由聲部從後尾隨，相機暗助。後因南甯清軍，不受關說，就改計取防城。防城駐兵，如約內應，和順率部入城，殺清吏，安百姓畢，就揮兵進取欽州。適因大雨滂沱，道途泥濘，黨軍行一日夜，才到達城外，兩人漳奸算在胸，已約了欽廉道王瑚，扼險相待。黨軍見城上燈火如織，就不敢前進，與見狀

，便商於人漳，欲假名出巡，去晤和順。人漳就托興告和順說：「城中有王瑚爲梗，請先攻廣西，佔南寧後，當謀誅瑚反正，並助和順彈藥。」和順聽了，不允。興就私約和順，當夜襲城，自己開門迎軍。原來人漳所部，大多是興故交，沒有人漳命令，興也有指揮可能。不料興的出城，已被王瑚所疑，竟親自督軍巡視，防備極嚴，使興無從下手。當夜和順率部到城下，見城上沒有動靜，就知事變，只有退去。不一會，興密使到，告和順城中已有備，不易動，仍應設法攻南寧。和順想：自己部下能戰的，只有數百人，城中的兵有數千人，戰必不能勝。南寧又屯有重兵，前次聯絡又失敗，也不敢去。人漳又背約，說不定還要來襲。只有靈山方面，清守軍單薄，便率軍直趨靈山。興也已察人漳變節，便設計脫身出走。

聲在合浦，知黨軍將取欽城，正謀響應。忽聞改取靈山，大異。當夜和胡毅生馳往武利軍中，營長彭大松告他說：「革命軍攻靈山，駐紮環秀橋，命陳發初製竹梯三十具，備登城之用。到期只成兩具，兵士僅上數十人，梯已折斷，無人再能繼援。先登的數十人，就和城中防軍，苦戰一晝夜，傷亡殆盡，清援軍又至，革命軍就分兵拒敵，戰至彈盡械折，晨開始率隊他去。聲聽後，暗暗太息。後聞梁建葵已率精銳入十萬大山，和順退越南，方始釋念。

欽廉事定後，省令鎮師回省。聲就在廉州南門海角亭，設宴款待同袍將校。飲至半酣，感慨叢生，便賦詩寄懷，中有：「八百健兒齊踴躍，自慚不是岳家軍」句。這十四字，寫了他所志弗遂，爲虜

馳驅的鬱感。後聲偵知人漳負約始末，憤甚，又知人漳借故殺死軍中傳遞黨人的哨弁王得潤，圖滅他自己會通黨人的口實，更憤，就於知府柴維桐座上痛斥他，宣布絕交。

### (三) 紀元前二年廣州新軍之役

人漳既爲聲所攢斥，就日對人駿進讒，同時端方也自江南密電人駿稱：「聲才堪大用，願志弗可測，毋養虎肘腋，致自貽後患。」人駿遂漸漸疏遠他，紀元前三年（清宣統元年、西曆一九〇九年）冬，調他爲第一標統帶，第二年春降任督練公所提調。聲覺事無希望，就棄職回江南省親。端方得知，即令文武協捕。同志急報其家，促他快避，就於夜半間道走西湖。第二天，省中探吏和丹徒捕役巡防營兵，果來圍宅，搜索不得，乃派密探伺窺，數月後方離去。

當聲任標統職時，各標的統率和教練事務，都由聲獨任，所以士兵之間，早已受民權民族學說的灌輸，同時新軍的下級軍官，大多是陸軍速成學堂和虎門講武堂畢業生，在校時已由黨人姚雨平、張六村、劉古香等，以同學資格聯絡，所以同情革命的，十居八九。紀元前五年（清光緒三十三年、西曆一九〇七年），粵省設模範學兵營，黨人又有屈身應募的，畢業後，皆充新軍下級官，所以新軍中已布滿革命種子。紀元前三年（清宣統元年、西曆一九〇九年）冬，倪炳章、方楚囚因助熊成基起義安慶，事敗被緝，來粵投聲。聲其時雖已解去軍職，但仍有力量，見粵軍新編未久，正缺砲隊軍官，就薦炳章爲砲營排長，易名映典，以避耳目。砲營兵卒大部是皖籍，映典皖人，故部勒甚易。聲既離

職他去，映典就借了聲的威望，繼續經營。事前胡漢民受 國父命，在香港已成立南方支部，爲一個指揮南方革命進行的總機關，支部內有實行委員、林時埭、胡毅生、洪承點、林直勉、李文甫、莫紀彭等。其後朱執信、李海雲再行加入，分爲軍事、民軍、宣傳、籌餉四組，由胡漢民任支部長，主持一切。這年，爲籌備新軍運動，乃由支部派員到廣州城內天官里設立機關，後遷高第街宜安里，由方楚因主持之。又派胡毅生、朱執信運動各屬民軍。各處會黨，則由支部和分會同志分頭接洽。籌備稍稍就緒，映典便請港支部電聲南來主持。那時聲因清吏偵伺稍弛，又潛歸故里，得訊卽忙南下，爲主謀劃。軍中聞聲到來，歡聲如雷。於是協議於明年（紀元前二年）元旦發難，胡毅生率會黨攻城，映典率新軍夾擊。師期將近，毅生因內地民軍彈藥尙缺，漢民亦因籌款未集，商主展期至元宵後。那時黃興、譚人鳳都已從東京來，興說：「期已定，不應輕易。」。毅生方臥床上，笑說：「你想馬到成功嗎？時局還甯靜呢，急甚麼？」興默不作聲。到二十六日，支部尙無發動的意思，而省中新軍目兵入會證，已有洩呈粵督的。聲情急了，便對漢民說：「令出難收，我們不能因區區數千金壞大事！」過了二天，映典亦由省來港說：「軍心已蠢然動了，延期太久，勢將不可收拾，如何是好？」衆人聽了，都很着急。然計算時日，元旦決來不及，最早也須初六日。那知道後命尙未至，省城方面的事已發動了。

原來廣州的警兵，和新軍向來不和。大除夕，有二標兵士因購圖章論價小事和警兵衝突，一巡尉

受微傷，警兵就把兵士二人捕去。三標管帶戴慶有去領保，不許，求見警官，也不許。新軍就於元旦日集衆入城，打毀局所，並毆死警兵以洩憤。清吏見出了亂子，大懼，等新軍退後，便令關閉城門，同時下令取消軍士年假。那時一標軍駐燕塘，並未參與毆警事，標統劉雨沛也令禁年假二日。軍士不服，漸漸鼓噪。忽有人呼警隊來攻營，全體便嚴裝操械出營去。雨沛喝止無效，協統張哲培忙逃入城，揚說兵變。水師提督李準聞訊，馳往彈壓，路遇斥埃隊，軍士對他說：「我輩是革命黨，若不降，就請決戰！」準大驚，急入城，和總督袁樹勛將軍增祺調旗兵運砲登城守禦。

映典在港得到事變消息，急馳返軍中，已是初三日早晨。看了長嘆說：「半生心血，敗於一朝，若守師期，君等必無噍類！」就殺一標管帶祈某，宣布起義，衆推映典爲司令，和李準戰於城外。映典着藍袍，手持大紅日光旗，馳馬指揮，目標大顯，不幸竟被清軍砲中。映典死，軍心就亂，外援又不及來，槍彈又於前被查獲入會證時被收繳不敷用。經營多時的軍事，一旦就告潰散了！

當事變時，聲正在城內，不能出，後賴同志何侶俠之助，方纔出險。至南海上洪村，過胡毅生，兩人就抱頭大哭。聲尤痛映典之死。當即揮書稟老父云：「大事去，良友死，無面目見人矣，乞恕不終養之罪。」是夜，就馳往順德，想運動會黨發難。後因會黨志趣不全相同；清吏方面，又因此次舉動，是聲爲主謀，懸賞購捕甚急，同志乃力促他赴港。到港後，變更姓名，躬耕沙港鄉，朝荷鋤，夜執筆，自食其力，並招呼同志。然從這時起，便有鬱氣病，時痛時隱，成了痼疾了。



(四) 紀元前一年廣州之役

聲居港數月，聞 國父由美抵日，就同胡毅生、林文專誠到東京去謁見，致了多年欽慕之意，國父亦深爲器重。秋初， 國父在庇能謀再舉，就召他往商大計。時當新敗之後，新軍亡命的極衆，衣食且有不繼的，在座的都爲經濟擔憂，主張暫緩；獨他主速發，並且慨然說：「請先付五千金回國接濟同志，免得散去，然後集合同人，再接再厲。至經濟方面，若募得十萬金，事無不濟。」 國父聽了，深以爲然。卽約各埠黨人來庇，十月十二日，在四間街 國父寓所開會，到會的有 國父、國父的長兄孫眉、聲、黃興、胡漢民、庇埠的黨員，和怡保、芙蓉的代表，決定先籌款十萬，仍以新軍爲主幹，另選五百人（後增至八百人）爲選鋒。發難地點，聲在東京時，向主長江流域，興因不忘河口之敗，主經營雲南。會議後，乃一意謀廣州。並決粵事定後由聲統一軍由江西取南京；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武漢。理由是：聲是江南新軍創辦人，衆情愛戴；興曾舉事於湖南，羽翼衆多，易於收功。大計既定， 國父因受居留地約束，不便久留，便自任赴美勸募款項之責。而將南洋籌款之責，委給興、漢民、鄧澤如、謝良牧等，將撫慰新軍事交聲。未幾，興和漢民從南洋歸，就組織統籌部於香港，舉興爲長，以聲爲副，兼主交通。漢民任祕書。姚雨平、胡毅生、陳炯明、羅熾揚、李海雲、洪承點分主調度、儲備、編輯、調查、出納、總務等事，定三月十五日發難。分頭運動新軍防營、海軍、警察以及近省各縣的民軍會黨。三月十日召開發難會議，推聲爲戰時總司令，興副之，決定十路進攻

。興率南洋和福建同志百人攻總督署；莫紀彭、徐維揚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；陳炯明、胡毅生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防截旗界，並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；黃俠毅、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署兼守大南門；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，以延燕塘新軍入；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；張六村率五十人攻龍王廟，洪承勳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；羅仲霍率五十人破電信局；聲自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。水師行台爲李準所駐，準是粵吏中的梟雄，屠殺黨人最酷辣，善戰而狡，聲因準是殺映典的兇讎，又爲此役的目標，所以決定由自己來承當。大計方定，事出意外，十日那天，忽有新從南洋回來的粵人溫生才，在廣州謀刺李準，誤殺了孛琦，一霎時把平靖的廣州弄得大大的泛動起來，清吏便立刻戒嚴。接着黨中的謀事，又被走漏一些風聲，李準和張鳴岐就更加嚴防，一面將新軍的槍械收回，一面下令搜查。黨人居所因嫌疑被迫遷出的，有好幾處。黨人見謀已洩，有提議立刻解散待後再圖的，興反對說：「網羅已布，散無可散，戰也亡，不戰也亡，不如先發，事即不成，也可以謝天下激後人！」就於二十五日率同志先入省，聲因省中識他的人太多，暫與漢民留港。

黃興入省時，省中同志，因荷屬及美洲之款未到，軍械也須緩期方能抵達，已擬緩展時期爲二十八日。興到後覺二十八日仍不能到齊，主再展期一日爲二十九日。這樣一再展期，同志集省的，因避兇人多生疑，行止進退，都感到參差。清吏方面，也已有所覺，開始嚴查。二十六日夜，漢民接興電

云：「省城疫發，兒女勿回家。」在港同志，都相顧失色。聲憤甚，欲即入省和虜辨命，被同志力阻方止。省城方面，二十七日胡毅生和陳炯明察知已有奸細混跡黨中，向興建議再改期。興見衆心已渙，改期無異解散，心中大痛。欲以一身和李準許命，以謝海內外同志，立命各部退散，以免多受犧牲，一時聞命出省的有三百餘人。不料衆人散去不久，忽傳清吏將實行搜索戶口，若不速發，必不能自救。二十八日，炯明、雨平又偵知從順德開來的防營都可恃，告興，興便於當夜又急電港：「母病稍痊，須購通草來。」聲接電後，渙散的心情，爲之一振。因同志都沒有辮子，省港往來，早輪只有一次，晚班較多，爲避耳目計，就定計分兩批進省。宋敦仁、何天炯等和閩、粵、蘇、皖一部同志搭二十九日早輪先行，自己因省中熟人太多，就和其他同志乘晚輪進省。又因港人到齊，最快須待三十日，先電請展期一日。又派譚人鳳、林直勉上省，向興陳述改期的理由。不料黃興在省，因清吏實行搜查戶口，謝恩里和二牌樓的重要機關都被破獲，事機益迫，萬不及待，就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時，變計爲四路，親率黨人直撲督署。鳴岐早逃，李準率大軍應戰，姚雨平來不及延新軍入城，北江民團亦未得全入，防營兵本已入城援義師，因方聲洞錯殺其弁將，遂致反顏助清軍。在這種惡劣情況之下，革命黨人乃以一當百，曾不稍怯。和清吏巷戰歷一日夜，卒因傷亡殆盡而敗。事後檢查忠屍，得七十二具，葬於黃花岡，稱七十二烈士墓。這便是驚天地，泣鬼神，植辛亥武昌革命基礎的一役。

當省中事敗之時，聲和漢氏等正率二百餘人分登兩輪，三十日拂曉抵省，見城門嚴閉，知事已敗

，漢民即率黨人回港，聲獨自馳往順德，欲促順德民軍譚義、陳江、張炳等踐約攻省。方欲渡河南，遇見莊六，告他與斷兩指，已負傷逃出，避女同志徐宗漢家中。聲即去視興，兩人見了，相抱慟哭，都暈過去。宗漢等灌救頭來，興欲舉手渡河，聲竭力阻止；興知聲刺激過甚，亦不令聲赴順德，當夜聲病大作，由莊六送他歸港寓。

## 六 逝世和身後遺念

聲歸港後，痛大志未遂，精英全喪，自己又未及親執干戈，殲一國讎，環顧黨內人力財力都竭，來日舉事大難，感憤之下，病更加劇。後聞順德民軍，也給李準所創，更爲氣傷，從此便縱酒狂歌，哭笑無常。四月八日，氣大痛不止，醫生斷爲盲腸炎，必須速割。興和漢民扶他入日醫馬島病院。十七日用手術，可是因遷延太久，已成了腸癰，腐處不知痛楚。十八日咯黑血，就入昏迷狀態，時時狂呼「黃帝」「岳武穆」，所言已無甚理則。十九日午後，稍清醒，對侍疾的人，極加勉勵。又誦唐杜甫詩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句，誦時，淚落兩枕。接着又張目說：「吾負死友，君等當爲死者雪恨！」說畢，雙目漸闔，淚出不已，其後就不再能言。延至二十日下午一時，就棄世長逝。聲生於紀元三十一年（清光緒七年，西曆一八八一年）二月十七日，年僅三十一歲。死時距辛亥武昌革命始成僅半載，竟不及目覩日星之光，誠是他最抱恨之處。軍耗傳出後，海內外同志均爲傷嘆。

。夫人嚴氏，秉性賢貞，聞耗自裁，幸由家人救護得以不死。無子，以弟光之長子俊庠爲嗣。

聲死後，遣體初葬香港茄菲公園之側，黨人爲他立一碑，署曰：「天香閣主人之墓」。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國父緬念勛烈，追贈上將軍。弟念伯，迎遺櫬歸鎮江。四月一日，鎮人舉行追悼會於琴園，越日舉殯，送者十萬人，卽日安葬於南郊竹林寺。再過十五年，黨軍北伐，奠都南京。同志又爲他築園立像建祠，以資紀念。

聲爲人重義嫉惡，善感人，治軍有儒將風，士卒愛戴如父兄。江南軍中聞聲死，有失聲痛哭的，有結伴登山遙祭的。譚人鳳論他說：「君豪邁爽直，肝胆照人，不喜用權術，待下和平樂易，所在得士心，見忌官場亦以此。兩撤標統差，一撤統領差，議者疑其爲過於激烈所致，則未窺其真際也。」程德全爲聲墓誌云：「以一匹夫持民族民權主義，日與專制政府相激戰，其敗也固宜。然君堅直之性，英颯之姿，屢仆屢振，不達目的不止。迨身死，中外之士，識與不識，聞之皆爲流涕，尤足以振蕩天下之心。繼此接踵而興，以發揚神州之光榮者，何莫非君之英聲義氣有以扇被之耶？」古人蓋棺論定，看了兩氏的文章，聲是怎樣的人，可以不言而喻了！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趙聲傳

每冊收回工本費新臺幣

(外埠酌加郵運費)

編輯者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

駐臺會址：臺中市政府內

承印者：興臺公司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承德路十七號

電話三三一七號

經售處：臺灣各大書局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002855

89



5.35  
4